

多少有点虎头蛇尾

□ 撰稿 | 牧群

《凡人歌》30集后，故事的发生地从北京转移至一河之隔的河北燕郊，为讨生活的沈琳在燕郊市场练摊卖起了卤味，那伟则一蹶不振沦为酒鬼，与他们在北京时住千万豪宅、出入高档写字楼的活色生香形成鲜明对照。

看得出，编剧和导演是把燕郊当做北漂鄙视链的末环来处理的，北京实在混不下去，才到燕郊来找经济缓冲——北京的房子一万二租出，在燕郊花两千三租个大宅，租金差不仅够付月供，还有吃喝拉撒的盈余。燕郊虽然出京，好歹还是环京，分分钟可以杀将回去。故事的最后，夫妻俩确实通州搞了店面，就等着房子到期折腾回去。

这样的结局，多少有点虎头蛇尾，花了30多集的篇幅来铺垫北漂一族的人生落差，你以为它最后要来个神龙摆尾上价值时，它只是响尾蛇的尾巴，一直等在那里，只为冷不丁给你一口。

尽管如此，《凡人歌》依旧是下半年以来最具现实底色的都市生活剧，也是最具争议的社会话题剧。簇拥者认为，《凡人歌》不仅拍出了北漂一族的生活肌理，还拍出了光鲜靓丽的都市白领家庭的真实困境；而质疑者则认为，编剧和导演一股脑将中年失业、创业失败、情感冲突、婚姻破裂等问题高密度叠加，反而让剧情和人物失真。

《凡人歌》说是围绕三对北京夫妻/情侣展开，讲述不同年龄段的都市打工人在面临困境时，亲情、爱情和友情的守护，然而守护的笔墨不多，更多是在讲人生的下坡路。故事主线是沈琳和那伟夫妇的困境，辅之以小叔子那隽和李晓悦的爱情，以及小舅子沈磊和谢美蓝的婚变，后两对都散了，说好的守护，演变成对



彼此的审视。

一般电视剧追求剧情的跌宕起伏，如过山车，《凡人歌》则更甚。沈琳原本是二孩家庭主妇，谁想刚换了豪车的丈夫遭遇失业和债务的双重打击，试图重返职场的她接连受挫，最终让这个家庭做出了搬到燕郊的釜底抽薪选择。

在弟弟那隽眼中，这就是缺乏人生规划的结果。然而强调人生规划的高材生那隽，自己亦深陷职场的恶性循环，无止尽的加班，高压职场换回的是精神疾病，以及空无一人的豪宅。那隽和李晓悦的爱情主题是分手，与其说李晓悦是他女朋友，不如说是他的一面镜子，照见其渐行渐远的人生——倒不如说，辛苦本是为讨生活，有些精明强悍的人却拼尽全力地丧失生活。

《凡人歌》里最令人慨叹的，还是那伟一路下滑的中年危机。可惜下滑有点不彻底，比如那伟都沦为“逆行人生”的外卖骑手了，编剧一度还给他留着宝马来，后来宝马换哈弗折回了三十好几万，却依旧还要跟隔壁的小熏鸡摊主比惨淡。

《凡人歌》引发的观众共情，相当部分是因为当下大环境吃紧，不少人对那伟的下坡路感同身受。剧作似乎一度尝试通过沈磊和谢美蓝、那隽和李晓悦的理念冲突做出反思，但除了逃避和迂回，并无正解，沈磊和李晓悦最后的选择，也不足以年轻人提供突围范式，故事兜兜转转，还是以沈琳和那伟为样板，回归北漂人的大流。

片尾重获80万元的那伟，真的走出低谷了吗？我看未必。人生的下坡路是无法预测的，你以为当下是触底反弹的谷底，没准是下一个十年的高峰。■

